

心灵隽语

似水流年

被灶火照亮的岁月

曹宁元

马年春日，我在岱山高亭大岙的老家终于装上了管道燃气，意味着原来瓶装的“驮罐上楼”燃气将成为历史。

时光仿佛倒流，清楚记得，小时候的我常常给家里弄柴火捡草绒（当地土语，即捡拾稻草在晾晒、运输过程中掉落在地上的一些杂乱草叶草茎等）。初捡草绒，弟弟背着一只篾，我自己拿一个箬子。我们上午和下午各去一次，在田埂上、马路边、晒场村道，到处东寻西找拾草绒，装得满满的方可回家。弟弟人小，走路跟不上，无数次被幼稚的我责怪。有一次恰巧被父亲看见，严肃地教训了我一顿，说我比弟大，应该负重前行。之后，我和弟弟便分开捡，各自背篾拿箬子，谁捡得多，吃饭时大人会奖励你一小段蒸熟了的咸带鱼。

我上小学时，一般清晨4点多就起床了，要在灶台间烧好一大锅汤饭（全家6口人早饭），袅袅炊烟得冒个把小时。草绒烧饭不仅火焰不旺、柴灰多，且不耐燃、容易灭，于是我一边用火钳挑，一边用火管吹，常常弄得灰头土脸。不过，一年到头，季节不同，柴火也会有所变化，如麦秆、玉米和高粱秸秆、干藤草之类，同样可作燃料。

如果说捡草绒是我少年时代的主要劳动，那么，上山斫柴和挑水就是我青年时期的劳作了。

我们村子附近有几座高低起伏的山，山上长满杂七杂八的野草和小树藤，这些草、木、藤斫来干燥了便就成了柴。

斫柴一般在秋季或冬季的农闲时节进行。斫柴前，我总会使劲把砍刀磨好，刀口磨得越锋利越好。砍刀须带两把，在砍柴时，一把砍钝了马上换另一把，刀口锋利，砍柴又快又省力。同时还要带上一根扁担和两条手指粗的麻绳（或塑料绳）。天一亮就出发上山，一鼓作气地使劲斫柴。若累了就地坐下休息一会儿，顺便采摘些“乌米饭”“金灯笼”等小野果充饥。中午时分，把砍下来的柴收拢捆好，再小心翼翼地挑下山坡。上午、下午各砍一大担。

山上草丛中少不了有几处黄蜂做巢，一般拳头大小，有的挂在小树枝上，有的隐藏在柴草深处。有一次，我发现山坡凹处有一片柴草特茂密，迫不及待地过去，弯腰低着头一个劲地斫柴。蓦然，一阵“嗡嗡”的声音传入耳朵，抬头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一群黄蜂飞扑而来。“不好！触碰黄蜂窝巢了。”我转身便连带爬地往山脚逃，可数只黄蜂就飞在我头顶紧追不放，任凭我“手舞足蹈”地遮挡，瞬间脸上被蜇了两口……当天夜里痛得无法入睡，次日脸部发肿，像个大头娃娃的脸。幸亏村里有一位“土神医”老婆婆相救，使用草药治疗一个星期才消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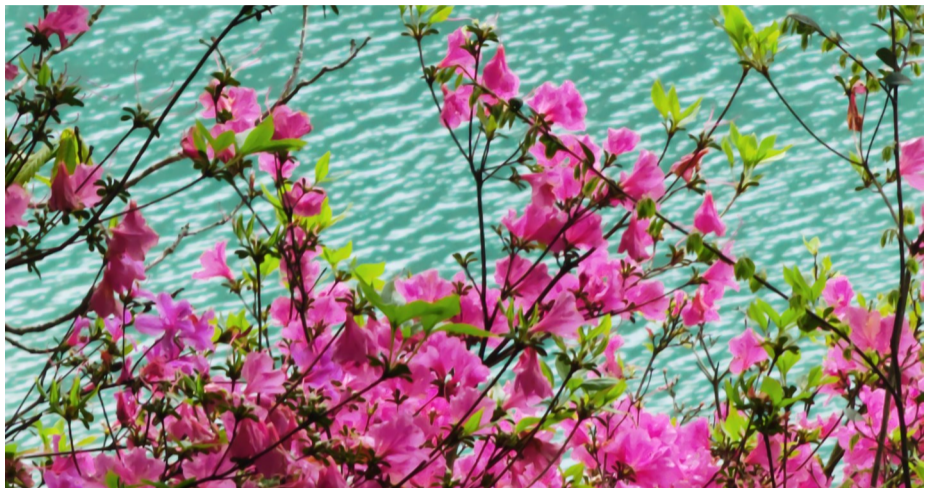
1978年初春，我从部队退役回到故乡，组织上安排我在乡政府工作，同时户口也从农村转迁为城镇。在物资匮乏凭票购物的那个年代，当我第一次在单位领取买煤票证时，心里高兴得像花儿盛开。

那时候，我依然居住在农村老家。星期天一早，我换上解放鞋，拉着一部小板车，爬过几道岗，越过两个岭，徒步约5公里，气喘吁吁来到高亭闸口煤场买煤。路上来回一个半小时，虽然辛苦，但与往日斫柴苦累相比，就感觉轻松得不得了。每次我将买回来的散煤按一定比例掺和泥灰，用水拌匀，然后撸起袖子把它做成鸡蛋状煤球，待晒干就可用来生煤球炉。

上世纪90年代末，瓶装煤气逐渐进入海岛平民家庭。因煤气用完后需要换气，于是我常常用自行车驮着煤气钢瓶去高亭对江山定点煤气站换气。如此这般，我家与瓶装煤气及家用电器之“柴火”弦随琴响，一晃20余个年头，但那段被灶火照亮的日子，不时在岁月长河里闪亮，照见生活的美好，照见时代的变迁。

山道弯弯映山红

一方福田 文/摄



山道弯弯花盛开，清香阵阵扑鼻来。那天的目标是南洞酒缸潭，因为不知道酒缸潭的具体位置，只知道它是在南洞水库附近，我们就沿着水库往上走，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走到了那条用鹅卵石铺就的古道。

看着古道两边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倒不急着想去找酒缸潭了。“先把这野蛮生长的映山红拍了再说。”我对同行说。“好啊，先走了这古道，再找找酒缸潭也不迟呀。”同行爽快地答应了。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古道没有辜负我们的热情，它把最好的风景无私地奉献给了我们。只见古道两边除了主角映山红，还有配角槐花、刺玫花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我一边不停地按动快门，一边大呼过瘾，开心地像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所有的烦恼都被山间的清风吹得烟消云散了！

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脑海中不断闪过电影中的画面，原来映山红不是普

通的花，也不仅仅是传说中泣血的杜鹃，还是英雄之花，希望之花！那层层叠叠、花色各异的映山红似乎在我的歌声中变得更灿烂更明艳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山道弯弯花盛开，酒不醉人人自醉。古道、山花、溪流、松果、潭水、绿树……我已被治愈了，没有走到酒缸潭，就已经陶醉在大自然中。

后来，在“贵人”的指点下，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酒缸潭，果然是风景如画。此处仿佛已成网红打卡地，我们到达时，已有不少游客正休憩、赏花、拍照。有古道的风景铺垫打底，我的心更笃定了，从容不迫地拍了一些与古道不同的风景照，同时也不忘把自己放进镜头，素雅的衣服配上漂亮的丝巾倒也独具韵味。

此时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哪里是真正的目的地，哪里是无意的“路过”，已无关紧要了。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是随喜赞叹，是随遇而安，是个性化的体验和独特的感悟。

我与晚报的故事

一份晚报，一份生活中的陪伴

顾建成

我家订《舟山晚报》有许多年了，以前，每天下班回家就去信箱拿晚报，先预览一下版面，再抽空仔细看。

我与晚报的真正结缘始于2021年，这一年，我退休了。那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庆祝氛围愈发浓重，这使我想起已逝的父亲，这位在新中国成立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党龄有70多年。我有意识地在家翻找父亲遗留的物品，找到一些证书和奖章，在记忆中开始追寻父亲的足迹，写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然后投给了晚报副刊编辑缪老师。7月21日，晚报《老爸老妈》周刊第8版以《父亲曾是舟山金融业第一代劳动模范》为题刊登了我的稿件。虽然我以前曾有稿件在电台播出的经历，但上报纸还是第一次，文章见报后，在我的单位群、同学群以及朋友圈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过了两年，2023年，杭州亚运会盛大开幕，本地媒体宣传很早就动了起来，亚运元素、亚运记忆、亚运宣传画等报道内容不时闪现。电视上、手机里，人们津津有味地观看当年北京亚运会火炬在舟山传递的视频，都对即将开幕的杭州亚运会充满期待。《舟山晚报》也适时推出“亚运记忆”“我与亚运的故事”等专栏，传递着“心心相融，@未来”的杭州亚运会理念。

我也回忆起我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以及后来在广州举办的亚运会。就是那届广州亚运会，我的工作单位工商银行成了亚运会唯一银行合作伙伴，工商银行隆重发行了广州亚运会专题信用卡以及亚运会借记卡。我那时从事凭证保管和发放等工作，领发亚运会联名借记卡成了我的日常工作之一，也可以

说与亚运有了些许关联。

我找出自己保存的第十一届亚运会纪念章和一套该届联名信用卡和借记卡，写下了《立足本职迎亚运》的文章，再次投递到了《舟山晚报》。没想到过了几天，晚报记者打来电话说要对我作一场采访。接受媒体采访，这不是一件小事。我虽已经退休，但文章中提到了我的工作单位，不能大意，于是我联系了单位，经有关领导的审批，答复可以接受采访，于是就有了我和张莉莉记者在定海区政府大院内的会面交流。当年8月10日，由我口述、张记者整理的以《“我的亚运记忆”让我更期待家门口的盛会》为题的报道在晚报第5版整版刊发，这是我和晚报的第二次结缘。

晚报还影响着我的生活。我家住房的对门是从市政府退休的一位老领导，他和爱人顾老师人都很好。因为两家都订有晚报，顾老师出门早锻炼回来，拿了自家晚报后，也会顺手将我家的晚报带上来，让我第一时间看到报纸。于是，有时候我回来早，也会顺便把他家的晚报拿上楼。晚报由此促进了我们两家邻居的交往，融洽了邻里关系。后来，老领导年龄大了，腿脚不便上下楼，他的儿子便在定海给他们寻找了一套电梯房。搬走前，顾老师来跟我告别，我真有些不舍。蛮好的邻居搬离了，但我们两家因《舟山晚报》结下的情谊依然不断。物理距离虽然远了，但因为有了网络，我们还是那么近。每天早上，从顾老师通过微信发来的早安语里，我仿佛感觉她还住在我家对门。

《舟山晚报》已经走过30年，我祝愿它越来越好，在当前新媒体冲击中继续办出特色、办出成效。我的晚年生活，依然需要晚报的这份陪伴，它会继续给我带来生活的乐趣和五彩斑斓！